

《西厢记》评点研究

(清代卷)

韦乐著

学术

文

澜

文

库

韦乐 著

《西厢记》评点研究

（清代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厢记》评点研究·清代卷/韦乐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9

(文澜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5097 - 7727 - 5

I. ①西… II. ①韦… III. ①《西厢记》 - 戏剧研究 - 中国 - 清代 IV. ①I207. 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7195 号



出版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恽薇 高雁

责任编辑 / 高雁 黄利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010)5936722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6.25 字 数：257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7727 - 5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本书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

总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建院虽然只有十余年，但院内新闻系、中文系和艺术系所属学科专业都是学校前身中原大学 1948 年建校之初就开办的，后因院系调整中断，但从首任校长范文澜先生出版《文心雕龙讲疏》开始其学者生涯，到当代学者古远清教授影响遍及海内外的台港文学研究，本校人文学科的研究可谓薪火相传、积淀丰赡。

1997 年，学校重新开办新闻学专业，创建新闻系，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开始步入新的发展阶段，2004 年，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组建。近年来，在学校建设“高水平、有特色的人文社科类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目标的指引下，中文系和艺术系相继在 2007 年和 2008 年成立，人文学科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为了检阅本院各学科研究工作的实绩，进一步推动研究的深入和学科的发展，我们将继续编辑出版本院教师系列学术论著“文澜学术文库”丛书。

丛书以“文澜”命名，一是表达我们对老校长范文澜先生的景仰和怀念，二是希望以范文澜先生的道德文章、治学精神为楷模以自律自勉。

范文澜先生曾在书斋悬挂一副对联：“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种做学问的自律精神在今天更显得宝贵和具有现实意义。《文心雕龙讲疏》是范文澜先生而立之年根据在南开大学的讲稿整理完成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国学大师梁启超为之作序：“展卷诵读，知其征证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荟萃通人之说而折衷之，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达。是非特嘉惠于今世学子，而实大有勋劳于舍人也。”学术研究之意义与价值，贵在传承文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推陈出新。范文澜先生



之《文心雕龙讲疏》后又经多次修订，改名《文心雕龙注》以传世，作者有着严谨的学风、精益求精的精神，实为吾辈楷模。正因如此，其著作乃成为《文心雕龙》研究史上集旧注之大成、开新世纪之先河的里程碑式的巨著。

先贤已逝，风范长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是为序。

胡德才

2015年7月6日于武汉

目 录

绪 论 / 001

一 关于“评点” / 001

二 《西厢记》评点的诞生与成长 / 005

上编 综合研究

第一章 清代《西厢记》评本概览 / 021

第一节 清代初期评本 / 021

第二节 清代中期评本 / 037

第三节 清代晚期评本 / 043

第二章 清代《西厢记》评点的评点意图 / 047

第一节 承载自我 / 047

第二节 度尽金针 / 051

第三节 惊世醒梦 / 056

第四节 厘定经典 / 059

第五节 重返氍毹 / 063

第三章 清代《西厢记》评点的评点方式 / 066

第一节 评析式 / 066

第二节 论定式 / 078

第三节 改评式 / 087



第四章 清代《西厢记》评点的理论成果 / 093

第一节 文体定位

——从“戏曲小道”到正统文章 / 093

第二节 题材认识

——“好色而不淫”与“变而不失其正” / 099

第三节 艺术解读

——人物、结构、语言 / 106

第四节 写作研究

——为文之心与行文之技 / 126

第五章 清代《西厢记》评点的美学特性 / 143

第一节 结构之美

——体系性 / 143

第二节 语言之美

——从感性缠绵到理性峻洁 / 148

第三节 思想之美

——雅 / 155

下编 个案研究

第六章 《朱景昭批评西厢记》述论 / 165

第一节 评者生平及成书时间 / 165

第二节 评本的理论状况 / 166

第七章 《西厢引墨》述论 / 176

第一节 评本的文献状态和评者生平 / 176

第二节 “变而不失其正”题材认识的思想根源 / 179

第三节 “与墨卷相发”的艺术评析 / 180

第八章 《论定西厢记》述论 / 188**第一节 毛西河与《西厢记》 / 188****第二节 论定《西厢记》的主要方法 / 191****第三节 《论定西厢记》的主要建树 / 198****第九章 《西厢记演剧》述论 / 209****第一节 诸评者生平及改评分工 / 209****第二节 “场上戏”的艺术魅力 / 212****结 语 / 218****附录一 王实甫《西厢记》汇评举隅 / 220****凡例 / 220****第四本 草桥店梦莺莺杂剧 / 221****附录二 金圣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汇评举隅 / 233****凡例 / 233****四之四 惊梦 / 234****主要参考文献 / 246**

绪 论

一 关于“评点”

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起源于我国早期的章句之学与文论之学。曾国藩曾云：“自六籍燔于秦火，汉世掇拾残遗，征诸儒能通其读者，支分节解，于是有章句之学。……科场有勾股点句之例，盖犹古者章句之遗意。试官评定甲乙，用朱墨旌别其旁，名曰圈点。后人不察，辄仿其法以涂抹古书，大圈密点，狼藉行间。故章句者，古人治经之盛业也，而今专以施之时文圈点者，科场时文之陋习也，而今反以施之古书。”^①此是指明评点之“点”是由章句的离经断句发展而来的。而事实上，章句之学在促进标点发展的同时，其中那些与圈点结合在一起的经注义释也为“评”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我们不仅可以在其中看到旁批、夹批、尾批等评语形态的起源，而且可以发现一些蕴藏在释义中的评论性观点已经与后世的评语内容具有一定的类似性。另外，正如章学诚所云：“评点之书，其源亦始钟氏《诗品》，刘氏《文心》。然彼则有评无点；且自出心裁，发挥道妙；又且离诗与文，而别自为书，信哉其能成一家言矣。”^②早期包括选评和专论两种形式在内的文论著作中有大量关于文学作品的见解，而这无疑也是评点中评语内容的一大源头。

至南宋时代，标点和评论得以成熟地结合，真正的评点开始登上历史

① （清）曾国藩：《经史百家简编序》，《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第265页。

②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第958页。



的舞台。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崇文古诀》、真德秀《文章正宗》和谢枋得《文章轨范》等评本中的钩、抹、圈、点、截等标识符号类型已经相对丰富，与之相配合的评语在内容上也呈现出一定的体系性，而比较稳定的评点视角也在日渐形成中。《古文关键》在总论《看文字法》中就提出“第一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文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如何是主意首尾相应，如何是一篇铺叙次第，如何是抑扬开合处；第四看警策句法：如何是一篇警策，如何是下句下字有力处，如何是起头换头佳处，如何是缴结有力处，如何是融化屈折、翦截有力处，如何是实体贴题目处”^①，正是从主题、结构、语言三个方面来考察作品。这种思想与艺术兼顾的视角对后来的评点影响至深。而《文章轨范》则被元人程端礼认为具有使作品“篇法、章法、句法、字法备见”^② 的特征，而这也是后来评点家们非常热衷的一个视角。

南宋以后，评点继续发展，至明代后期开始进入鼎盛阶段。评点本在名目称谓上也变得多种多样，除“批评”、“评点”、“批点”等明确指示文学批评性的名称外，“评释”、“评校”、“订正”、“论定”等渗入了学术考辨思维的术语也开始进入评点本的命名系统。同时，有一类改评本也开始出现在评点领域，其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文本有大量改动，评语和它们互相呼应、互相阐发。《西厢记》评点领域的《西厢记演剧》就是这种特殊类型的典型例证。

评点的来源和发展状况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学界对它的界说也是各执一词。综合历年来前人在此方面的研究，大约以下列四种观点较为突出：第一种认为评点“既是一种批评方式，同时又是一种文学形式；既是一种与文学形式密切相关、结合在一起的文学批评形式，同时又是一种含有批评成分、与批评形式连为一体的文学形式。……评点文学是一种兼有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双重属性的特殊文学形态”，“评点文学虽然有着批评和文学的双重含意和属性，但就其个性活动来说，其主导面仍在批评的一面，

① (宋) 吕祖谦：《古文关键》，中华书局，1985，《看文字法》第1~2页。

② (元)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四部丛刊续编》(第49册)，上海书店，1984，卷二第3页。

而不在文学”^①。第二种则认为“评点的含义有广、狭之分。狭义的评点专指批点结合的形式，离开作品的评论不包括在内。广义的评点是开放的概念，凡是对作家和作品的评论都可以纳入评点学范畴”，“常用语则有‘批’、‘评’之分。‘批’也是‘评’，但‘批’在形式上必须与被批作品结合，离开原作则无从批，而‘评’在形式上是可以脱离原作的”^②。第三种认为“所谓‘评点’，指‘一语点破’的意思，有如老杜的‘读书破万卷’之‘破’，又如禅宗的‘悟破’之‘破’。中国的诗论、文论，向来有以‘禅’论诗、以‘禅’论文的说法，崇尚‘妙悟’。即一经指点立即悟破，如禅语所说‘一棒喝破，如灌醍醐’。评点的‘点’，正是指这个经‘指点’而‘悟破’的意思，也是将这种论禅之法，借用到小说领域里来”^③。最后一种则是比较主流的看法，即认为只有评语紧紧依附于文本，且文本中必须有圈点符号标注的批评样式，方可称为评点。

这些观点是各家研究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得出的，对评点的特性都有不同程度的揭示，但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片面性。第一种观点注意到了评点本身的审美特性，但是它在谈“文学评点”的同时又讲“评点文学”，所描述的其实是包括作品和评点在内的整个评本的状态，而非针对评点的准确阐释。第二种观点注重评点中“评”的特性，但是它却将一般性的文学批评与评点相混淆，而它对“批”和“评”的分别界定亦缺乏准确性。第三种观点的主观色彩相对浓厚，它从禅学的视角较为形象地表达了研究者对“评”与“点”的直观认识，但这种认识无疑离评点的文献事实有一定距离。第四种观点是四者当中最为公允的，因为它兼顾“点”与“评”，十分符合大部分评点的文献特征，却未能反映上文提到的改评本之文献特征，而这类评本在通俗文学领域却有独特的意义。

在总结前人得失的基础上，结合本书将要着力研究的《西厢记》评点的实际状况，我们认为，要比较稳妥地界说评点，首先应处理好两组关系，即评点和一般性批评的关系、评点和注释考辨的关系。

第一，评点和一般性批评。一般性文学批评在评点的形成过程中起到

^① 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绪论》第1~2页。

^② 朱世英、方遒、刘国华：《中国散文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第907~908页。

^③ 白盾主编《红楼梦研究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第68页。



了重要作用；在评点出现以后，它和评点又相互影响。比如《西厢记》早期评点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类诗”倾向，这显然是受到了之前朱权、何良俊、王世贞等批评《西厢记》言论的影响。而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论《西厢记》之“主脑”，也不能说和明末清初评点领域对《西厢记》叙事理论的大力探讨没有关系。这种针对同一作品所产生的观点之交叉混融的确容易令人忽视二者的差异性。但事实上，二者在文本特征上根本就是不同的。一般性的批评很多都游离于文本之外，批评者是将作品文本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宏观的考察，偶尔会涉及文本的细节，但这绝非其主要的批评思维。而评点则一定要结合并依附文本，它的立足点就是具体的文本细部特征。如果说它也有整体性的批评思维，那么这种整体性也是贯注于若干细部研习之中，并且通过这些细节来间接体现的。因此，所有未曾紧密依附文本的批评都不能被纳入评点研究的范畴。

话到此处，顺便谈一部比较特殊的《西厢记》刊本，即清代道光年间吴兰修校订的《西厢记》。此书是吴氏将金圣叹《第六才子书》和数种前人刊本相互比勘之后整理出的改编本，“大抵曲用旧本十之七八，科用金本十之四五”^①。就文本改动而言，它与《槃邁硕人增改定本西厢记》以及李书云等《西厢记演剧》性质相同，但与后两者相比，其作品文本间却没有针对相应改动进行论说的评语。尽管该书前有一篇《附论十则》，在其对金本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吴氏校订此书的原则，但这只是一种高屋建瓴式的概论，并不具备密切依附文本进行论析的意义。因此，此书不应该被视为一部真正的评本。

第二，评点和注释考辨。如前所述，注释考辨本是评点的一大源头，但“陶冶性情，别有风旨，不可以典册、简牍、训诂之学与焉也”^②。从阅读接受的角度看，注释考辨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以辨字释典疏通了文义，扫清了文本层面的阅读障碍，这与揣摩艺术形象，探索文本深义，乃至发掘创作规律等的文学评点处在不同层次。不过，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不能一概而论。当一部作品经过若干的注释和评论已经为人所熟悉以后，那些新

① （清）吴兰修重订《西厢记》，桐华阁刊本，清道光二年。

② （清）王夫之著，戴鸿森笺注《姜斋诗话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页。

出现的注释考辨本往往就不是为疏通字句以扫清阅读障碍而存在，而是以一种学术考辨的外在形态，灌装评注者关于作品的认识观点。就《西厢记》而言，明代自最早的谢世吉订正本开始就已有这种情形，至王骥德评本和凌濛初评本则初步成熟，而到清代，毛西河论定本则更是集大成地发展为“由述见论”的间接批评方式。因此很有必要将这些评本列为考察对象。

由此，评点应该是紧密依附于作品文本的，以评语和圈点为主要形态要素的，在某种情况下可辅以改编的，用以阐发评者一定文学观点的特殊的文学批评样式。这样一种界说，至少在《西厢记》领域是实用的。

二 《西厢记》评点的诞生与成长

评点被引入通俗文学领域，是在明代中后期，而《西厢记》便是最早那批被关注的作品中的重头戏。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作为戏曲作品在戏台传播的巨大成功。早在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自序中就已信手拈第一本第三折“忽听，一声，猛惊”论韵，表明当时作品在氍毹上已有相当影响。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曾载明武宗临幸杨一清府看《西厢记》表演，而嘉靖年间的《雍熙乐府》和万历年间的《群音类选》这些供演出的选本中都收录了它。万历时，潘之恒还说“武宗、世宗末年，犹尚北调，杂剧、院本，教坊司所长。而今稍工南音……”^①，这些都表明唱演热潮一直持续到万历前。而就现存的《西厢记》评点文献来看，最早的评本恰恰正是出现在万历年间。

万历七年（1579）诞生了谢世吉订正、少山堂刊行的评本《新刻考正古本大字出像释义北西厢》。此书前有谢氏所著《引》，称赏《西厢记》在戏曲中“出奇拔萃”的地位，并从创作和接受两面追索其“词由心发”和“义由世传”的文学性质，颇具批评意味。文本所附批语中也已出现了“无心处忽相遇”、“折折有情”等评论性的内容。^②因此，它在事实上已经是个评点本，但从题名表述来看，其对评论的标榜尚比较隐晦，反映了评点肇

^① （明）潘之恒著，汪效倚辑注《潘之恒曲话》，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第51页。

^② 黄霖：《最早的中国戏曲评点本》，《复旦学报》2004年第2期。



始阶段的状态。

紧随其后，万历八年（1580）序刻的《重刻元本题评音释北西厢记》则已明确标题为“评”，书前有程巨源《崔氏春秋序》和徐士范《重刻西厢记序》，文本批语中已有相当一部分有评论性质。

万历二十六年（1598），有秣陵继志斋陈邦泰所刊之《重校北西厢记》。书前有龙洞山农《刻重校北西厢记序》、《重校北西厢记总评》及《重校北西厢记凡例》。其中《总评》系摘录王世贞《艺苑卮言》，而《凡例》则反映出该评本对戏曲体式的关注。

万历三十八年（1610）以后，明代两大名人评点系列逐渐出现。首先是李卓吾评点系列。李卓吾即李贽，明代著名的思想启蒙家，他提倡“童心说”，抨击“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为假道学，被当时的人视为“异端之尤”。他对《西厢记》有过评论，其观点见于《焚书》。而他似乎也批点过《西厢记》，因为袁宏道在《李温陵传》中曾言：“（李贽）所读书皆抄写为善本，东国之秘语，西方之灵文。……下至稗官小说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笔，逐字校讎，肌襞理分，时出新意。”^①而李贽自己也在《与焦弱侯》中云：“古今至人遗书抄写批点得甚多，……《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人，《西厢》、《琵琶》涂抹改窜得更妙。”^②不过，今存之诸本署名李贽的《西厢记》评本却不一定真是李贽所批，因为当时即有不少人指出书商假托李贽之名制作评本的现象。例如，李贽门人汪珂就说过：“海以内无不读先生之书者，无不欲尽先生之书而读之者，读之不已或并其伪者而亦读矣。夫伪为先生者，套先生之口气，冒先生之批评，欲以欺人而不能欺不可欺之人，世不乏识者，固自能辨之。第浸至今日，坊间一切戏剧淫谑，刻本批点，动曰卓吾先生，耳食辈翕然艳之，其为世道人心之害不浅。”^③王骥德也说：“顷，俗子复因《焚书》中有评二传（指《西厢记》与《琵琶记》）及《拜月》、《红拂》、《玉合》诸语，遂演为乱道，终

① （明）李贽：《焚书》，中华书局，1974，序言第7~8页。

② （明）李贽：《续焚书》，中华书局，1975，第88~89页。

③ （明）李贽：《续焚书》，版本同上，序言第9页。

帙点污，觅利瞽者。”^① 万历三十八年起凤馆刊刻的《元本出相北西厢记》，署名王世贞和李贽合评，但事实上，无论王、李，二者评论的焦点都在于剧本的语言，这虽然和王世贞《艺苑卮言》中的《西厢记》之论保持了精神上的一致，但却和李贽在《焚书》等著作中审视《西厢记》的视角大相径庭。因此，此本的李贽评语基本上可以确定为伪作。真正比较符合李贽著作中关于《西厢记》论调的，是同年由容与堂刊刻的《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该评本着重关注的是剧本作为叙事文学的特性，而在评点形态上，该书也粗具规模。不仅有圈点，而且眉批、旁批、出批都已具备。万历年间还有两种李卓吾评本，一是书林游敬泉刊刻的《李卓吾批评合像北西厢记》，一是潭阳刘应袭刊刻的《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两书皆无甚进步。前者据陈旭耀《现存明刊西厢记综录》介绍，多袭用起凤馆本批语，甚至连其中的“王曰”、“李曰”都没有做技术上的处理；而后的评语则与后面将要论及的陈眉公评本近同，而陈眉公评本又与容与堂李评本在一定程度上近似。明末，又有《李卓吾先生批点西厢记真本》，此书为西陵天章阁藏版，崇祯十三年（1640）序刻，此书有少量旁批，如“妙甚！趣甚”、“点得趣”之类，都较简短。另外，在浙江图书馆还有一种《李卓吾先生批点西厢记真本》，据蒋星煜先生所言，该书无序跋、题识、凡例和附录，却多了眉批。^②

在李卓吾评本的影响下，明代出现了一系列署名为名人评点的《西厢记》评本，但其评点之内容却与李评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中较早的是万历四十六年（1618）书林萧腾鸿师俭堂刊刻的《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此书的批语是以新创为主，但根据其第二十出后的评语“卓老谓《西厢记》是化工笔，……卓老果会读书”可以推知，该书的评点者是很推崇李卓吾的，书中也的确有少量与容与堂李评本相同或相近的批语，因此，它与容与堂李评本还是有一定联系的。陈评本之后，署名魏仲雪评点的《新刻魏仲雪先生批点西厢记》、署名徐奋鹏评点的《新刻徐笔峒先生批点西厢记》、署名孙鑛评点的《硃订西厢记》以及署名汤显祖评点的《汤海若

^① （明）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76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55页。

^② 蒋星煜：《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86页。

先生批评西厢记》等在明代末期纷纷诞生。这些评本的批语很多都是或者袭用起凤馆评本、容与堂李评本和陈眉公评本，或者互相抄袭，总的看来，其理论成果都未曾脱离李评本和陈评本所建立的范畴。

李卓吾评点系列之外，在明代影响巨大的还有署名徐文长批订的一系列《西厢记》评本。徐文长即徐渭，他在戏曲方面很有造诣，不仅亲自写戏，还展开理论探讨。和他蔑视礼法、主张个性和真情的哲学主张相一致，他在戏曲上重真率和本色。他一定是评点过《西厢记》的，因为曾经师从他的王骥德在《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自序》中论及《西厢记》诸版本时曾云：“故师徐文长先生，说曲大能解颐，亦尝订存别本，口授笔记，积有岁年。”^①但是，徐渭的评本大概有很多种，王骥德已经说过：“天池先生解本不同，亦有任意率书、不必合竅者，有前解未当、别本更正者。大都先生之解，略以机趣洗发，逆志作者，至声律故实，未必详审。余注自先生口授而外，于徐公子本，采入较多。今暨阳刻本，盖先生初年崖略之笔，解多未确；又其前题辞，传写多讹，观者类能指摘。”^②看来，徐渭自己也不止一次地评点过《西厢记》，再加上明代假托伪造名人手笔的风气，令诸多徐渭评本真伪难辨。凌濛初就在其校注的《西厢记》之《凡例》中说：“近有改窜本二：一称徐文长，一称方诸生。徐，赝笔也。方诸生，王伯良之别称，观其本所引徐语，与徐本时时异同。王即徐乡人，益征徐之为讹矣。徐解牵强迂僻，令人勃勃。”^③迄今所存署名徐文长的《西厢记》评本共有六种，即万历三十九年（1611）刻《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万历年间刻《田水月山房北西厢藏本》、崇祯四年（1631）序刻《徐文长先生批评北西厢记》、明代后期崇善堂刻《徐文长批评北西厢》、明代后期潭邑书林岁寒友刻《新刻徐文长公参订西厢记》、明代后期刻《新订徐文长先生批点音释北西厢》。

六者都不为王骥德所提及，是否纯出徐手，实难判定。其中，《批点画意

① (明) 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76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2页。

② (明) 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76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55页。

③ (明) 凌濛初：《凌刻套板绘图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上海图书馆藏明凌濛初印本影印，2005。